

故乡情结

# 蒲州古城：我梦想起飞的地方

■ 吕益民

我的家乡有座蒲州古城，但现在除了当地人，没有多少人知道它。在全球城市化浪潮中，这座古城却在逆袭前行，早就完成了退城还耕的农村化。从行政沿革上看，它从大唐中都蒲州，沦落到现在的蒲州镇，原来的古城早已湮没在耕地树林中。每每想起这些，令人唏嘘不已。

我出生的小村庄距离蒲州城还有几十里路，但我的家却与蒲州城有着不解之缘：曾祖母的站立全身像——家里唯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老照片，就拍摄于蒲州古城；父亲十几岁时曾在蒲州古城学徒打工；蒲州古城废墟的草地，也成为我梦想起飞的地方。

我第一次见到蒲州城，是在高中毕业以后。1978年6月，我参加全国高考，当时除了怀揣一份惴惴不安，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这样一个乡下孩子，正在见证历史，不自觉地成为国家改革开放的受益者。高考，是改革开放的一座丰碑，也是多少人一生的分水岭。

考完试回到村子，从那一刻起，我就被人生的AI，自动生成为一个农民，比现在的DeepSeek还要智能。从学校到农村，从学生到农民，没有交接，没有掌声，不需要举行任何仪式，甚至都不需要向任何人报到，只需要在第二天大清早，站在准备下地干活的人群当中，让正在派活的生产队队长看见你就行。就这样，淘过大粪，起过牛圈，挖过树坑，拉过土粪，都是些没有多少技术含量的力气活。那些驾驭着牲口耕地、

耙地、播种等技术工种显然不是我这个新农民所能胜任的。一天的工分有时候还不如一个熟练的女劳力，这也在情理之中。

有一天，生产队派十多个劳力去黄河滩给生产队割草，我也在其中。由于路途较远，每天回村很不现实，我们就吃住在黄河滩。每天生产队会来一辆牲口拉的胶轮车，把当天割的草拉回去。

就这样，同样是父亲当年来蒲州时的年龄，我也到了黄河滩，与蒲州城不期而遇。但我面前的城市已经成了废墟和草地，蒲州城成了蒲州滩。多年期待的那一刻来得是那么地突然，多年梦中的期待破碎得是那么快，我有点窘迫，有点不知所措。

七月份的蒲州滩，阳光似火，蚊虫肆虐。除了我们寥寥的割草声，周围很安静，就连风都似乎被骄阳晒化了，屏声静气，没有一丝丝痕迹。这片滩地，除了荒草，没有任何遮掩。稀疏的几棵柳树，连自己的影子都遮不住，更别指望能给我们遮阳庇荫。蒲州城已经少有人间烟火气，只有蚊子还认定自己城里的血统，它们比乡下的蚊子多了几分豪横和霸气。夜晚，从家里带的花格土布单子盖在身上，根本就无法抵御蚊子的叮咬。后回到家，母亲看到我全身上下红肿的包块，忍不住流下了眼泪。

无论是白天割草的间隙伸腰，还是夜晚席地而卧的蜷缩未眠，眼前唯

一的风景，就是不远处萋萋荒草间那几截时有时无，不高还矮，或矗立或倾倒的土城墙。我无法搞清楚，此时的我是在城里还是在城外，是在城南还是城北。因为看不到任何其他建筑，除了荒草，还是荒草。这难道就是大唐的中都？宋大的河东府城？这难道就是父亲曾经生活、工作过的城市？就是曾祖母照过相的地方？这才过去三十年啊！

比远方更遥远的是心中的那个梦想，但我却深陷萨特存在主义的迷潭，已经不能通过理性思维来回答，眼前的蒲州城是自由的存在，还是自我创造的存在。

比历史更古老的是已经消失的历史。面对着无声无息的残破土墙，我无法与我多少次想象中的蒲州城对比，怎么也看不出唐朝诗人李山甫笔下蒲州城的气度不凡：“国东王气凝蒲关，楼台帖出晴空间。紫烟横捧大舜庙，黄河直打中条山。地锁咽喉千古壮，风传歌吹万家闲……”无论如何也想不到，这里曾经是唐朝的四个直辖区之一，即西京长安、东都洛阳、中都蒲州、北都并州，这里曾经是明朝山西征收市肆门摊税和船税的3个商业城市之一，即太原、蒲州、平阳。

王之涣的《登鹳雀楼》仿佛就在眼前，但鹳雀楼早已作古，鹳雀也不知飞到何处。我眼中的城墙，大半个身子已经淹没在泥沙之下，原来包裹着的砖石外衣已荡然无存，仅有小

截不知是哪个朝代的夯土，裸露在地面，孤独而顽强地伫立着。它任凭风雨侵蚀，黄沙漫漫，也要向人世间昭告自己曾经的存在。

当我还一边割草，一边纠结着蒲州城如何衰败的时候，生产队拉草的牛车，也拉来了我父母的一份喜悦。父母捎话，让我回家，家里收到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了。我走的时候，怀揣着对未来的期待，心中带着一丝惆怅，匆忙中没忘记回头再看古城一眼。

父亲在蒲州城迎来家乡的解放，回村入党参加土改，当了几十年农村干部。我在蒲州滩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，第一次坐上火车离开家乡，成了一名大学生。两代人都是从蒲州城出发，开始了新的人生道路。这或许就是命运的安排。

岁月如烟。我是16岁离开家乡的，本科、硕士、博士，上了整整十年大学，毕业后就留在京城工作，一晃就是四十多年。每次回到家乡都要到蒲州城走走看看，看看鹳雀楼的重生，抚摸打捞出土的开元铁牛。我站在新修复的城墙上，看麦浪在古城遗址上起伏，听黄河水在不远处奔流。这座消失的古城，早已化作我生命的一部分，成为我永远的精神家园。

## ► 作者简介

吕益民，男，1962年出生，汉族，永济籍人，博士研究生，高级工程师，民建中央财金委员会副主任。

## 灯下漫笔

同许多传统节日一样，晋南清明也有特定的应景食物。只不过，这些与清明有关的吃食，同时也是缅怀凭吊的祭品，是追思怀远的媒介。

这样一个清洁明净的节令，许多事物尽附于万物萌发的万丈雄心之下，细语芳华，气氛弥漫，自然也附着了浓重的节日意象。包括我们所说的那些为清明而专门制作的特定食品，以及已经幻化为食物的蛇、燕子和花，乃至与此相关联的生机勃勃的春天。

蛇，过了一个冬天，惊蛰叫醒了它们。

这个代表生命图腾和生育、智慧象征的灵物，在晋南乡下常被称作神虫，甚至它本身就是一种祥瑞。此刻，穿过了春分的蛇，扭动腰肢，吐着信子，游弋在清明时节的短暂清凉之中，或者它正藏匿着什么秘而不宣的心机。它不说，天机不可泄露。最后，它们把绳子一样的身段盘在各家清明祭祀的花馍上，慵懒地搂着一颗鸡蛋，柔软的身体围绕在周围，紧紧不放，像在护着一枚将要孵化的卵。至此，人们才恍然大悟，明白了以蛇护卵的苦心：这是让人子嗣兴旺之意。

蛇，仍然没说什么。这条清明的面蛇，似乎已经习惯了只做不说，一切由人忖度。据说，它颇有来历，是一个叫介子推的人的替身。介子属蛇，文公五蛇之一，辅佐重耳，割股啖君，却什么也不说，功成身退，避居绵山，后来才有了火烧绵山的故事。司马公也喜欢这个梗，借以讽喻，《史记·晋世家》里替介子写了一段抱怨：“子推从者怜之，乃悬书宫门曰：龙欲上天，五蛇为辅，龙已乘云，四蛇各入其宇，一蛇独怨，终不见其处所。”子推公有晋南人惯有的脾性，拗着性子，偏不自辩，许多心思，需要人猜。他是晋南的蛇，发音如“傻”，人亦憨直。

蛇和卵，是多子多福的象征，有瓜瓞绵绵之意。传说中的商之祖、秦之祖，都与一颗鸟蛋有关。晋南清明节俗“滚枣蛋”也与蛋相关，枣蛋是民间一枚变了花样的鸟蛋。一花一世界，一蛋一宇宙。世界的开始也不过一颗混沌的鸟蛋，一个叫盘古的人开了天辟了地，一个叫共工的人撞了不周山的擎天柱，这二位都是人面蛇身朱发广目。生物学可解之为进化过程的生理征候，也可当传说听，或者当神话。口耳相传的神话传说，此刻正成为物证和线索，点缀着清明和清明的食物。晋南人看重这颗蛋，把它端端正正地安放在叫“子福”的花馍顶端，高举过顶，以蛇护卫，像一顶盔帽上缠绕的珠玉和装饰。

燕，古之“元鸟”“玄鸟”。晋南的蛇和燕常相呼应：一个在春天醒来，一个在春天归来；一个吐信，一个衔泥。

雨天，也是。晋南民谚：燕儿钻天，蛇溜套，大雨不久就来到，还有：燕子低飞蛇过道，蚯蚓搬家雨就到。天地之间，燕子和蛇忙得很。晋南的燕和蛇，俟至“五一”，可评“劳模”。

它们的配合，在清明时节表现得天衣无缝。当蛇盘于花馍之上时，没有人知道它其实是在等一个身影自天上飞来，着玄衣，尾如剪。这个飞行者，是燕，名曰子推燕，落下来时成为一只面做的燕。清明时日，面燕用柳条串起悬于门楣或用锥子绾在墙壁，便可在风中复苏、飞翔、呢喃。据说，清明悬于门上、风干再吃的面燕，至晚在宋代已十分流行，晋南乡宁等地至今留存此俗。《东京梦华录》，是宋朝人孟元老的散文集，细节之处堪比食谱，卷七《清明节》有记言：寻常京师以冬至后一百五日为大寒食。前一日谓之炊熟，用面造枣食固飞

燕。柳条串之，插于门楣，谓之子推燕。

燕燕于飞，差池其羽。《中华古今注·燕》为燕封神，“一名神女，一名天女，一名鵠鸟”。巫山神女，作为幻象，具有特殊而暧昧的意味。晋南的燕，认门，也认亲，是各自有了人家的家燕，是“燕雀处屋，子母相哺，煦煦焉其相乐”的堂燕。清明之际，这只叫子推燕的面燕，往东飞过了太行，落在山东境内，名曰“推燕”，齐鲁人推“燕”及“眼”，称食之不害眼病；往西飞到绥德，一群唱信天游的婆娘汉子，亲热地叫它“寒燕燕”，所发声调在陕北略显苍凉的沟梁间忽然软了下来，竟把一只清明的面燕，念出了相思的味道。燕燕知何事，年年应候来。宋人姜夔《淡黄柳》有句：“燕燕飞来，问春何在？唯有池塘自碧。”此“燕燕”即今之燕也，古人重言之“燕燕”，有娇美之意。认识一位燕姓女作家名叫燕燕，近作《彩云易散琉璃碎》，文字很美，颜值有遐想空间。

花，在清明时，已是遍地蜂蝶争艳，但，只有一朵花是面做的，并以晋南老酵面馍的样式绽放。

如上所述的清明“子福”，是我接触到的最大的“花馍”，也是晋南乡间“面花”中的奇葩。晋南产麦，似乎面可尽用无虞，面花造型繁复，艳压四座，硕大无朋。别的花馍，多在色彩造型上层叠堆砌，“子福”馍赢在气势与胸怀。

一般大小的清明“子福”，要用掉白面一千克两，中间夹有核桃、鸡蛋、枣和豆子，托付之意不言而喻，如此壮硕的花馍几乎以一己之力还原了一个春天的真容。更大的“子福”馍，已不可想象，规制如是所记“蒸面作大兜鍪状”，可尽蒸笼的尺寸放开去想象。“子福”，远看如花馍，呼之则略有不同。它兄弟众多，皆是“子”字辈排行，如子福、子物、子柱、子垂，据说都是“子推”的谐音。万荣、永济一带人喊着黄河号子一般的嗓音，惯称之为“子福”；临猗人细腻，略一沉吟，发出如“子物”的音调；临汾乡宁人则称“子柱”，像是唤一个人的表字；若是跑到更远的韩城和陕北，秦腔的嗓子婉转起来，还有如“子富”“子垂”的腔调。

晋南清明“子福”又如人之父母，“面面”俱到，不输礼数。大的长着“子福腿”又称“总子福”，“总子福”之下还有“小子福”，如人之儿女，大小长幼，各有所序，一个“子福”如同一支队伍。“子福”亦有男女之别，男花馍顶上伏虎，女花馍呈花朵绽放。一家之内有多少子女便有多少“子福”，一个都不能少，即便嫁出去的闺女，也由娘家亲自送一尊“子福”花馍，其意仍在生育。当年，汾河湾的薛仁贵，三箭定天山，力大无穷，据说正是吃了天赐的九尊面牛、两尊面虎，才有了九牛二虎之力。我猜测，面牛、面虎可能也是一种“子福”。我已有多年未食“子福”，果然力气大不如前。

在晋南，清明扫墓祭祖归来，还要折柏枝、采麦苗、采花，有告慰寄予之意。

采花之俗甚好，许多年来一直有一束清明的花开在我的记忆里。那花，是黄花、油菜花，气味别致，颜色美丽，采回来用黄纸包了，与麦苗一道插在门环上，门也生动起来。有了这一束花，顺带连清明时节的许多意象，在记忆里都有了着落。

一直觉得来自清明的点滴浸润，让我们与世界渐次形成某种默契，与亲人之间也不再有阻隔。

桑梓山川仍似旧，返乡步履却添惆。

静夜沉沉泪暗流，欲寻暖护向谁求。

亲恩已逝心如囚，沧海茫茫独泛舟。

此后欢娱再难留，哀愁常绕岁华悠。

三番叩问意难收，魂梦纷纭意态惆。

无觉喜乐苦焉求，尘寰百味渐虚浮。

忘怀苦乐淡沉浮，往昔荣华尽入丘。

吾生此际报恩酬，岁岁清明酒注流。

待得重逢仙界游，永依亲侧解思愁。

慈颜暖语解千忧，倦客还乡意韵稠。

奈何今日冥天悠，音容渐渺梦中留。

## 清明长思

■ 马贵民

清明雨落湿眼眸，故园幽径惹新愁。

双亲在时话难收，暖炕旧忆暖心头。

犹记当年学步蹒，小手紧挽父母膝。

咿呀初语意悠悠，成长倚此第一梯。

长成负笈志方遒，辞亲远赴踏荒丘。

双亲脊背弯如钩，风雨兼程作楫舟。

离乡数载盼归舟，千里遥思几度秋。

每念亲恩意怎休，艰难困苦不回头。

归期至处笑盈眸，一路尘劳一瞬休。

本版责编 赵卓菁 校对 李静坤 美编 冯潇楠



鹤雀楼

留风遗韵 (水彩画)

韩创定 作

## 生活写真

# 奔赴清明

■ 杨晓因

人间四月，又逢清明。我静立窗前，目光透过斑驳的树影，落在楼下熙熙攘攘的街道上。尘世的喧嚣，来回奔跑的车辆，将我带回了去年的清明前夜。

和往常回家探望父母的节奏一样，下午三点，我便开始联系出租车。本以为一切尽在掌握中，谁知电话那头的答复，却似一盆兜头浇下的冷水，把我心中的期待浇灭——回稷山的车竟然全部预订满了。我的头脑瞬间清醒过来，这才意识到，自己竟忽略了这样一个关键问题：清明，国家的法定假日，大家都要奔赴这场缅怀先人的“盛大典仪”，出行需求大增，尽管如今私家车比比皆是，但在这样的特殊时期，依然一车难求。

无奈之下，我只能把回家的希望寄托在公共交通上。平日里，我回家都是乘坐拼车。虽说拼车的费用比班车贵两块钱，可它胜在方便快捷，一个电话，司机便能随叫随到，还能直接把我送到家门口，免去了换乘车辆的烦琐，大大节省了时间和精力，实在是方便极了。

终于熬到了下班时间，傍晚五点，我拎起事先买好的礼品，脚步匆匆

匆，心急如焚地朝着站牌赶去。幸运的是，市内公交车还算准时，可等我赶到中心站，眼前的一幕着实让我惊掉了下巴。只见车站出站口，排队候车的人流宛如一条蜿蜒曲折的长龙，望不到尽头。

工作人员的话音还没落，一辆黑车就停在人群外，车主扯着嗓子喊道：“回稷山，回稷山嘞，每人只要五十！”那急切的吆喝声一遍又一遍在空气中回荡。可奇怪的是，尽管他喊得声嘶力竭，人群里却没有一个人拿正眼瞧他，大家依旧有条不紊地排着队，等着乘坐正规班车。

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七点一刻，末班车驶离站台不过片刻，增发的第一辆车便缓缓进站。早已等候多时的人群瞬间骚动起来，却又保持着克制，有序地向前挪动。我到得晚，按目前的状况，估计得到第四趟车了。

百无聊赖之际，我转头望向身后，只见不远处的乘客还是如潮水般不断涌来，仿佛是一股力量，是对故乡的眷恋，是对逝去亲人沉甸甸思念的力量，在裹挟着每一个人。即便归家之路拥挤不堪，满是艰辛曲折，也无法冷却他们心中炽热的渴望，更无

法阻挡他们回归故土的脚步。

等待的过程是漫长而煎熬的，我不时地看看手机，周围的人有的踮起脚尖，伸长脖子，张望着班车驶来的方向；有的不停地看手机。眉头紧锁，嘴里小声嘟囔着；还有的则与身旁的人轻声交谈，话语间满是对亲人的怀念和思念。我身后那位老人的话至今仍在耳畔回响：“小时候，每到清明这天，我总是跟着父亲回村扫墓，听他讲祖先的故事，那些古老而又温暖的记忆，至今仍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。岁月流逝，父亲及很多长辈都已离去，但这份清明祭祖的传统，却一直延续了下来。看看这些排队回家的人群，就能明白清明的意义是多么隆重与深刻。”

老人的话不无道理，清明祭祖不仅是一种仪式，更是一次与过去的对话，是对亲情的铭记和延续。很多在千里之外的游子，春节过年可以不回家，但到了清明节，即使跨越千山万水，也一定会提前赶回老家祭祖，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代代传承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大节。

在现代社会的快节奏中，这份对清明祭祖的执着和坚守显得尤为珍贵。

八点十分，我终于登上了那辆驶向家乡的城际公交。落座后，我透过车窗向外望去，只见夜幕里的灯光下，排着一路长长的队伍，有男有女，有老有少，还有不少放假的学生，他们的目光中满是期待，期待着即将到来的与祖先相约、与家人团聚。那是对生命根源的回溯，对亲情羁绊的重温和人生真谛的感悟。